

## 迟归的陪伴

□任宝红

今日惊蛰。  
天光缓缓沉落，昌吉的黄昏像一幅慢慢晕开的水墨，淡而悠长。母亲立在厨房门口，望着我切菜，想上前搭手，又怕添乱。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抬起又轻轻放下，最终退回客厅，静静守在父亲床边。化疗后的父亲睡得很沉，像耗尽了力气的孩子。

这一刻的安宁，我等了二十余年。  
二十多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黄昏，我年少离家，奔赴远方。故乡在身后渐渐退远，青山绿水凝成一抹模糊的影子。我在心里许下诺言：等站稳脚跟，便接父母过来，好好陪伴。

那时不懂，站稳脚跟这四个字，要用半生的颠沛来换。

这些年，我在异乡奔波、成长、安家，从懵懂少女，到在这座边疆小城扎下根来。有了安稳的工作，有了温暖的小家，有了疼惜我的丈夫，日子平淡踏实，心也终于有了安放之地。我常常挂念远方的父母，总想着，等有空，就多陪陪他们。

可有些等待，总是一拖再拖。

今年春节，父母前来小住。本是看看我生活的城，小住几日便归，不料命运猝不及防——父亲确诊胃癌晚期。医生说，已无法手术，只能化疗，以药物延续时光。

那个曾经能扛着我走十里山路的人，那个一生沉默坚韧的人，如今瘦骨嶙峋，轻如枯柴。我不敢细看他凹陷的眼窝，蜡黄的面色，不敢直视他强撑的笑意。父母一生操劳，质朴本分，所有心血都付诸家庭与儿孙。本是想来安享几日清闲，却不料，要在异乡承受病痛。

我无怨言。为人子女，本应如此。  
只是朝夕相处四十余日，我才体会到另一种难言的疲惫。一日三餐、买菜做饭、医院送饭、上班奔波、照料上学的孩子，里里外外，皆系于一身。身体的累尚可支撑，心上的沉，却日渐浓重。

父母待我，始终客气疏离。  
“不用了，别麻烦。”  
“算了，你忙你的。”  
句句体谅，字字见外。

他们怕拖累我，怕给我添负担，以客气维持距离，以沉默掩饰不安。那些不自觉流露出的叹息与担忧，像一层薄云，压在日常之上。我亦有撑不住的

时刻，偶尔语气急躁，话一出口便后悔。母亲眼里的委屈与茫然，让我心口发涩——我们明明血脉相连，却因多年的分离，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。

母亲一生在农村土灶前忙碌，面对家里的电器，手足无措如孩童。从前她耐心教我长大，如今我教她使用器物，才惊觉，岁月早已将我们隔成两个世界。出门二十余年，我们靠着电话维系亲情，电话里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总觉得亏欠他们太多，总遗憾没能陪伴在侧。可当真真切切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才发现漫长的岁月早已冲淡了朝夕相处的默契，我们彼此关心，却又不知如何亲近；满心是爱，却常常相对无言。

他们不懂我这些年在外漂泊与艰辛，不懂我曾经的窘迫与无助，不懂我那些报喜不报忧背后的辛酸。我也不懂他们沉默背后的牵挂，不懂他们固执背后的不安，不懂他们来到陌生城市的惶恐与孤独。母亲总觉得帮不上我的忙，反而给我添了麻烦，心里满是愧疚；父亲不善言辞，只是默默承受着病痛，不想让我过多担心。

所幸丈夫始终体谅我，与我一同照料，不言辛劳。他说，尽孝要趁早，莫留遗憾。我渐渐懂得，父母的客气，不是生疏，而是一生刻在骨子里的谦卑与疼爱；他们的不安，不是不满，而是怕我为难。

夜深人静，我坐在床边，望着二老熟睡的面容。父亲呼吸轻浅，母亲鬓发如霜。我忽然明白，这些年追逐的安稳，从不是功名成就，不是衣锦还乡，而是此刻——父母在侧，灯火可亲，我能守着他们，陪伴他们最后一程。

年少的承诺来得太迟，匆匆岁月，转眼已是半生。我用很久才懂得，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，而是身边的亲人。能在余下的时光里朝夕相伴，弥补亏欠，已是岁月最大的慈悲。

昌吉的风轻柔，屋内灯暖。  
我回头望向仍立在厨房门口的母亲，轻声道：“妈，歇着吧，饭好我叫您。”

她点点头，没有走开，依旧静静望着我。眼里的不安一点点散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久别重逢的安心。

惊蛰已至，万物复苏。  
半生辗转，一朝相守。  
我迟归的陪伴，终于，落回了家。

## 风中的回忆

□刘叶

秋日，天空湛蓝，风轻云淡。  
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，我和胡可一行来到距离乌鲁木齐市180余公里的沙湾市郊外。

到达目的地，下车，一股乡风扑面而来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白墙红瓦的平房院落，它们整齐划一地排列着，院落之间由笔直的巷道分隔开来。房前屋后，五颜六色的格桑花随风摇曳，它们肆意绽放，似乎在欢迎远方的客人。院落西侧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棉花地。远远望去，棉田里呈现出一片深紫的颜色，棉桃齐刷刷地咧开嘴，吐出一团团柔软的雪白的棉絮，如漫天繁星，缀满了农户的辛勤与希望，俨然一派美丽乡村的模样。这里便是沙湾市大泉乡二队烧房庄子村，也是胡可儿时的故乡。

阳光下，午后的烧房庄子村宁静而安逸。胡可一身休闲装，在就近的巷子里四处张望，此时，他内心蓦然升起一种悲喜之情。他渴望在院落的墙角寻觅我儿时记忆的记忆。来之前，他并没有与这里的舅舅联系，他更愿意以之前一段时间的过客对他的故乡做一次悄然无声的探访。

胡可八岁那年寒假的一天，母亲带着他从乌鲁木齐市先后辗转乘坐三次大巴车，才抵达姥爷所在的烧房庄子村。下车后，母亲牵着他的小手，在没过脚踝的积雪中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前往姥爷家。走了没多久，胡可双脚就不听使唤了，哭闹着不愿再走。母亲因为一只手持着一个大包，只能用另一只手拽着他一步一步向前挪动。就这样，胡可一路连哭带嚎，跌跌撞撞，总算到了姥爷家。那时年幼的他憎恨母亲的“冷酷与无情”。等长大了，胡可终于明白，人生的路总要自己走，他人无法替代。

后来，胡可上学了。每年寒暑假回姥爷家。只不过那时不是母亲送他去，而是父亲联系他所熟悉的顺风车（货车），将胡可捎带过去。胡可说，那时的路都是黄土路，尘土飞扬，坑坑洼洼，货车从早到晚，一路奔跑，一路颠簸，整整一天才到烧房庄子村。到了冬天，路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冰溜子，汽车行驶缓慢，等到灰头土脸地到姥爷家已是深夜。而如今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开着私家车，3个小时就到了。这天与地的变化，在胡可脑海里恍如梦幻般。

不管时光过去多久，胡可的记忆里依然有姥爷家院子里的羊圈和那头“勤劳”的驴的影子。有一年，姥爷家准备盖羊圈。他每天就赶着驴车到村头的一片空地去挖土块。每天出门时，姥爷就把一张棉垫铺在驴车上，胡可一咕噜就爬上车，坐在上面，跟着姥爷一起去村头。

那时，村里人不管谁家盖房子还是盖牛羊圈，都先去那里挖土块。长年累月这片空地就形成了一个土块地。土块挖好后，再经过几天的晾晒就成了盖房子的材料。驴车因为装满土块回来拉不动时，路过的大人们会在后面推着驴车上坡。路虽然不是那么陡峭，但是负重的驴多少有些吃力。对于农村人来说，牲口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不可或缺。回来的路上，姥爷舍不得坐，驴吃多了，喝水会胀死的。自此，胡可再也不敢偷着喂驴了。

如今，家家户户低矮的土块房早已不见了踪影，挖土块的大土坑也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文中开头的白墙红瓦砖房，水泥巷道干净整洁，一切都是崭新的模样。

九月的午后，轻风拂面，阳光正好。胡可站在棉花地里，目之所及是如繁星般密集的白色棉花……

后来，胡可成家立业，因为工作繁忙等诸多原因，除了逢年过节外，就极少去沙湾了。如今，姥爷和舅舅早已搬进沙湾县城的楼房里，姥爷已去世多年，姥爷也已93岁，身体硬朗，思维敏捷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，所有的往事都已随风而去，但儿时的记忆时常浮现在胡可的脑海里，那是一份惦念，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情，而这一缕乡愁将伴随着胡可往后人生的岁月，历久弥新……

## 故乡雪之情

□陆任

天地有轮回，冬去春归来。面对冬季积雪渐渐消失无影，看惯了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的我，顿感难以习惯。我内心深藏的故乡雪情，悠远深厚，久久无法释怀，甚至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

我自幼生长在木垒县原西吉尔公社菜籽沟大队四小队，小队又分为三个组。当地因有几眼苦水泉，故被称为“小泉子”。我家在二组，三面环山，峡峰高耸，谷底狭窄，在宽二百多米的谷底仰望天空，只能看到“一线天”。这里有二十几户人家居住，住房都依山而建，显得拥挤逼仄。一口苦水井，人无法饮用井水。二组的西坡上有条路可到达“梁西”，那沟里便是有十几户人家的一组，姐姐家

便住在那里。一组与二组境况无异，更为甚者的是，那里打井不出水，活脱脱一个“干沟”。北端的三组，倒有一口可供人饮水的水井。但因三个组相距分散，且井周围住户多，用水量较大，有时井水锐减还需淘挖，其汲水量也只能供周围的住户和全队社员集体劳动时泡茶使用。无奈，一、二组的住户只好选择饮用雪水。你还别说，那甘醇的雪水沁人心脾，回味无穷。

冬天到处是雪，我家和其他人家一样，就近在百米开外的山坡上取雪，两人用大筐抬回装进家里的陶瓷大水缸。可这样无法解决跨越春夏秋三季的吃水问题。于是，先辈们就创新发明，在阴暗凹地里开挖可容纳上百立方米积雪的大窖，储雪供人们饮用，直到冬季新雪降落。

因雪衍生的“压雪”（储雪）算是队里的盛大农事。每年三月末，每家都将雪窖打扫干净，用麦草铺垫好，做好储雪准备。接着，家家户户联手互助，出动壮劳力，轮换帮忙，然后选择晴天动工，抢抓时机在雪窖旁就地铲雪、堆雪、运雪、踩雪，二十多人折腾一天方可完成一家的“储雪工程”。就这样互帮互助，不落下一家的“压雪”大事。压雪之日就像过节一样，户主家提早宰羊、杀鸡，犒劳几十号帮忙的人；条件好的还准备几壶烧酒，让辛苦劳作后的哥们碰上几杯酒，场面煞是热闹尽兴，气氛和谐欢乐，欢声笑语荡漾在山村庭院。

春夏时节的气温助力雪的融化，雪在窖里百炼成冰。两人用筐抬上几块儿雪，仿佛是在抬运沉重的石块，五六十斤重的雪块压得人趑趄前行，我常常尽显狼狈相，尽管雪窖离家只有四五百米，还要歇息两三次才能到达；回来后，再将抬回的雪块放在房廊下的水缸上，靠阳光的温度融化过滤，供一家四五口人用上三五天。

夏秋季时，雪水十分珍贵，虽然每家用量各异，但背后坚守的“吝啬”操作皆成共性：雪水只能供人饮用，家畜饮用只能是苦咸井水。在我家，母亲严厉要求我们恪守节水的规则近似苛刻，就连洗刷锅碗瓢勺都不得用雪水。如若浪费，雪窖里的雪就会捉襟见肘，接不上碴儿。

智慧总是迸发在绝处逢生时。七十年代一部《红旗渠》电影的放映，引来山村命运的重塑，人们开始向命运挑战。生产队找来技术部门勘测，之后组织全队大会战，从崇山峻岭中开挖了一条蜿蜒曲折、长达二十多里的水渠，将菜籽沟河水引到了家门口，人们欢呼雀跃。但好景不长，由于缺乏资金，渠道未用石头和水泥修砌，土渠三天两头被冲垮，甚至引发山体滑坡，最后导致溃垮，破灭了全村人的美好愿望。

七十年代末，我走出了生产队，去机关单位工作，但还记挂队里的“吃水难”。八十年代末，党的惠民政策给故乡带来了巨大变化。国家投入专项资金，从遥远的菜籽沟河引来幸福之水。从此，村里的水井被填埋，雪窖被铲平，“吃雪水”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。但人们对“吃雪水”的日子难以忘记，每每提及，都一往情深地说个开怀，继续不休。

如今，再看飘飞的雪花，覆地的积雪，昔日那沉重的岁月总让我生出无限感慨：雪，是故乡辛酸史的映照，掩饰了乡亲们“人雪不离”的命运无奈；雪，是乡亲们心中绝望时的希望之火，锻造了他们执守信念的坚毅和刚强，激发出鏖战苦难、迎接新生的决心；雪，是每个人成长史里的宝贵财富，启迪着人们对节约用水的深度思考。

故乡的雪，养育了村里人，是注入生命中不屈不挠的顽强基因；雪之情怀成为乡亲们坚守家园永不舍弃的不朽魂魄。